

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

飲酒讀離騷 倪奉吉類社寫



風中柳

遊絲

正庭遊絲吹到沒人庭院
試纏綿和愁牽絆祝風休
際私綰算今番畱春一線
無賴鶯梭偏又將伊
點星星飄零不見怎如蛛網
尙憐香心慣把牆角落紅

金縷曲

欲呼天說問蒼蒼生人在世忍偏腐滅從古難消
也只書空咄咄正自檢斷腸詩閱看到傷心翻失
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筆端結
英雄兒女原無別

吴藻词传

读骚饮酒旧生涯

江民繁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

飲酒讀蘇詞 沈季子輯七言圖



風中柳

遊絲

庭遊絲吹到沒人庭院式纏綿和愁牽絆祝風休
除私縮算今番畱春一線 無賴鶯梭偏又將伊
點星星飄零不見怎如蛛網尙憐香心慣把牆角落

金縷曲

欲呼天說問蒼蒼生人在世忍偏腐滅從古難消豪
也只書空咄咄正自檢斷腸詩閱看到傷心翻失
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筆端結 英雄兒女原無別
大定獨一詞 吳藻 山子 已 宋 青 經 改 訂

吳藻詞傳

讀騷飲酒旧生涯

江民繁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吴藻词传:读骚饮酒旧生涯 / 江民繁著. —杭州:
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-7-308-12707-3

I. ①吴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吴藻(1799~1862)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960 号

吴藻词传——读骚饮酒旧生涯

江民繁 著

责任编辑 葛 娟

封面设计 续设计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315 千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2707-3

定 价 5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:0571-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前言

吴藻的名士气

“前生名士、今生美人。”这是清代诗人陈文述对他的得意门生吴藻的一句赞语。

这不是一个传统的美人，甚至也不是一般的饮酒读骚的名士。这是一个满身豪气、不受常礼拘束的名士和有个性、叛逆式的美人。

在封建社会里，难得有一些妇女在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，且多半是书香门第、大家闺秀，不过也有少数例外。比如，清代这位名满大江南北的女子文学家吴藻，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商人，据说娘家和丈夫家没有一个读书人（现在看来此说不一定可靠），然而她本人却蕙质兰心，才志非凡，能绘画，善鼓琴，工词曲，性格也特别的高傲、豪放，别有一番英气。

吴藻（约1799—1862年前后），字蕙香，号玉岑子，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她从小爱读词曲，并无意成为词曲家。后来有人劝她说：“何不自作？”于是她援笔赋《浪淘沙》词一阕：

莲漏正迢迢，凉馆灯挑。画屏秋冷一支箫。真个曲终人不见，月转花梢。何处暮钟敲？黯黯魄销。断肠诗句可怜宵。欲向枕根寻旧梦，梦也无聊。

她的这首处女作兼成名作，轻圆柔脆，出语不凡。一时湖上名流，广为传诵。

所谓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正是凭着自己卓异的天才和满身的豪宕之气，吴藻才得以结交许多诗人词客，并渐渐跻身于文士的诗文酒会中。大约是吴门之行那次，她还写了一首惊世骇俗的《洞仙歌》词，送给苏州一个叫青林的歌妓：

珊珊琐骨，似碧城仙侣，一笑相逢淡忘语。镇拈花倚竹，翠袖生寒，空谷里、想见个依幽绪。兰缸低照影，赌酒评诗，便唱江南断肠句。一样扫眉才，偏我清狂，要消受玉人心许。正漠漠、烟波五湖春，待买个红船，载卿同去。

据说，在美国哈佛的“核心课程”中，专门设有中国文化课，有清一代闺阁文坛中“偏我清狂”的异类吴藻就入选其中。论“一样扫眉才”，确实只有极少数才女可与之争锋；但美国哈佛看中的，恐怕更在于吴藻是比较早的“女权主义者”吧。甚至，有哈佛学者宣称她为“中国女性历史上最伟大的同性恋者之一”。而在我们看来，不过是她与生俱来的名士情结的大胆表露，于调侃与虚拟、幻想与渴望中实现“性别转换”，试图走进男人的社会，与男性文人雅士平起平坐、赌酒评诗，这么一种独立的女性人格及文学意识的幡然觉醒罢了。

其时，正值社会变动前夜，文学思潮激荡，女性文学开始从闺阁走向社会。清代大力倡导女性文学、广收女弟子的人，当首推袁枚和陈文述。袁氏披荆斩棘在前，陈氏推波助澜在后。当时的才女们，都以身列随园和碧城仙馆的门墙为荣。在碧城门下，吴藻的词名最高。一些前辈的、平辈的重量级作家也都与她有文字交往。她曾与赵庆熹、魏谦升、张应昌等词坛耆宿时相唱和，与汪端、沈善宝等一代名媛交谊甚密、情同手足，与当时的名士隐士、奇才怪才也都广泛交游唱酬；并为好些人题画，或题集作序。

尽管如此，但是封建礼教的束缚，“心比天高”与“命如纸薄”的矛

盾，个人境况的大不如意，使得她的情怀颇为压抑，隐忍而痛苦不堪。她的《花帘词》后期作品《浣溪沙》写道：

一卷离骚一卷经。十年心事十年灯。芭蕉叶上几秋声。 欲哭不成还强笑，讳愁无奈学忘情。误人犹是说聪明。

她在《金缕曲》词中向天呼喊：

闷欲呼天说。问苍苍、生人在世，忍偏磨灭？从古难消豪士气，也只书空咄咄。正自检、断肠诗阅。看到伤心翻失笑，笑公然、愁是吾家物。都并入，笔端结。 英雄儿女原无别。叹千秋、收场一例，泪皆成血。待把柔情轻放下，不唱柳边风月。且整顿、铜琶铁拨。读罢离骚还酌酒，向大江、东去歌残阙。声早遏，碧云裂。

既然“从古难消豪士气”，“英雄儿女原无别”，又何妨“读罢离骚还酌酒”，“愿掬银河三千丈，一洗女儿故态”（《金缕曲》）。她幻想能够摆脱“束缚形骸”的女儿身，一变而为男子，以期在饮酒读骚中寻求自我。她创作的单折杂剧《饮酒读骚图曲》（即《乔影》），就是这种被压制的渴望男女平等、渴望个性解放的反叛意识的写照。

《饮酒读骚图曲》写的是：才女谢絮才“生长闺门，性耽书史，自惭巾幗，不爱铅华”，她的襟怀虽然像凌云展翅的飞鹏那样豪放，可处境却好似紧锁樊笼的病鹤般不自由，想到自己是个女儿身，只得自悲自叹罢了。有一天，她改作男儿衣履，描成小影一幅，名为《饮酒读骚图》；又一日，易换闺装，偶到书斋玩阅一番，对着自己的男装画像，捧读《离骚》，狂饮痛哭，自我凭吊：

……能几度夕阳芳草，禁多少月残风晓。题不尽断肠词稿，又添上伤心图照。俺呵，收拾起金翘翠翘，准备着诗瓢酒瓢，呀，向花前把影儿频吊。

剧中唯一的人物谢絮才，正是作者的化身。作者借剧中人之口一吐胸中不平之气：

知我者尚怜标格清狂，不知我者反谓生涯怪诞。怎知我一种牢骚

愤懑之情，是从性天中带来的哟！

东晋名士王恭有句名言，说是“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”。《饮酒读骚图曲》剧中人于这三个条件外，还幻想着有几个佳人围在身旁红袖添香。在剧中，名士风流情韵倾泻而出：

似这等开樽把卷，颇可消愁。怎生再得几个舞袖歌喉、风裙月扇，岂不更是文人韵事！

呀，只少个伴添香红袖呵，相对坐春宵。少不得忍寒半臂一齐抛，定忘却黛螺十斛旧曾调，把乌阑细抄，更红牙漫敲，才显得美人名士最魂销。

这虽是一篇短短的剧曲，剧情也毫无曲折穿插，但却自抒怀抱，满腔悲愤，融合成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。显而易见，它是作者在一种异常怨恨愤懑的心情下写成的，向往与寄托的不外乎“性别的跨越”。此剧一出，便红遍大江南北。江浙沪梨园，四处传唱。据称，其流行的程度，就像当年南宋京城里，凡有井水处，必歌柳永词一样。

此剧似乎也道出了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们的心声。一批文坛耆宿纷纷题辞。许乃穀谷在题诗中赞叹说：“须眉未免儿女肠，巾幗翻多丈夫气。”齐彦槐也说：“词客深愁托美人，美人翻恨女人身。”葛庆曾观演《乔影》后大发感慨：“美人幽恨才人泪，莫作寻常咏絮看。”郭麐题辞中说：“试问六朝名士，可能似此风神！”梁绍壬更是把吴藻誉为“南朝幕府黄崇嘏，北宋词宗李易安”。陈文述也有题诗，不过那时吴藻还没有加盟碧城女弟子的行列。

道光六年(1826)的春天里，吴藻参加了吴门碧城女弟子的盛大笔会，与陈文述门下高足张襄一见如故。张襄为江苏抚标中军参将张殿华之女，自幼习文演武，亦为一代才女。大约在此期间，吴藻列入碧城仙馆的门墙。

回杭之后，在她寄怀张襄的一组《忆江南》词中，有一首回忆了她们的这次豪情快意的相聚：

江南忆，最忆绿荫浓。东阁引杯看宝剑，西园联袂控花骢。儿女亦英雄。

江南的春日。浓浓的绿荫下。中军参将张氏宅第，仿佛是《木兰辞》中“开我东阁门”的东阁，抑或“闺阁举豪图”中的西园。她俩举杯痛饮、操剑挥舞，倾心交谈、慷慨悲歌，并驾齐驱、策马飞奔。她俩飒爽的英姿倩影，留在了长长的身后。“儿女亦英雄”的铮铮豪言，令我们自然联想到，与她相交甚密的沈善宝对巾帼英雄梁红玉的情有独钟，以及“巾帼几英雄”的感喟；还有另一位密友、她老师的儿媳汪端“儿女英雄世亦稀”的诗句。往后则不得不让人联系到，比吴藻晚生七十几年、高唱《宝刀歌》和《剑歌》的秋瑾，“休言女子非英物”，“漫言女子不英雄”，“始信英雄亦有雌”，那一连串的历史回响。

这是不是传递了近代妇女觉醒的一丝信息？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妇女解放先驱者的点点足迹？我想，假如吴藻生当秋瑾的时代，恐怕历史上又要多一位与鉴湖女侠交相辉映的“西湖女侠”了吧。

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人过中年，吴藻移家南湖。大约就在这一年，诗友兼道友汪端到南湖探访吴藻，两人在玉照堂旧址的虚白楼论道甚契。汪端纪事诗中说：“玉照堂前玉家女，读骚饮酒旧生涯。”历经人世间的沧桑之后，吴藻的思想渐渐沉静下来，告别旧日饮酒读骚的日子，转而从超然物外的世界中求得解脱。古城野水，地多梅花。她取佛家经典里“香山南、雪山北”的语意，将自己的住所题名为“香南雪北庐”。她在《香南雪北词·自序》中说：“十年来忧患余生，人事有不可言者。”“自今以往，扫除文字，潜心奉道，香山南、雪山北，皈依净土，几生修得到梅花乎？”从此，她便声称悬崖撒手，绝迹文字，全身心以“皈依净土”来结束自己的“忧患余生”。

诗词是她的命根子，而作品几乎就是她的人生。扫除文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在吴藻的创作生涯中，长短句耗费了她大部分心力，先后手订并刊行《花帘词》和《香南雪北词》。一直到晚年，依然有不大为人

所知的诗词合刊《香南雪北庐集》问世，与同人们的雅集酬唱也一直没有停歇过。

历来评论者很看重吴藻词，认为她是“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”，与李清照、朱淑真并提，称为“《漱玉》遗音、《断肠》嗣响”。黄燮清曾与她在一起研讨词学，称引她“多慧解创论，时下名流往往不逮”。魏谦升、赵庆熺、陈文述三巨子为她前期的《花帘词》集作序。魏谦升序中将她视为浙派词的“继起者”，并说她“灵襟独抱，清光大来，不名一家，奄有众妙”。赵庆熺序一个“愁”字以蔽之，深知“花帘主人工愁者也，花帘主人之词善写愁者”。陈文述序则以他惯用的语言这样赞美说：“疏影暗香，不足比其情也；晓风残月，不足方其怨也；滴粉搓酥，不足写其缠绵也；衰草微云，不足宣其湮郁也。顾其豪宕，尤近苏辛。宝钗桃叶，写风雨之新声；铁板铜弦，发海天之高唱。不图弱质，足步芳徽。”由此可见，吴藻词取众多名家之长，其风格是有个性的，又是多种多样的，既有清灵疏俊一类，又有沉郁凄绝一类，色彩各异，浓淡不一，更兼有苏、辛豪宕之风。

吴藻填过十首“西湖咏古”的《满江红》词，也是一组有厚重历史感的“豪宕”之作。其中一首是悼念民族英雄岳飞的，题为《栖霞岭岳武穆王》：

血战中原，吊不尽、忠魂辛苦。纷纷见、旌旗北指，衣冠南渡。半壁莺花天水碧，十围松柏云山古。最伤心、杯酒未能酬，黄龙府。

金牌急，无人阻；金瓯缺，何人补？但销金锅里，怕传金鼓。墙角读碑斜照冷，墓门铸铁春泥污。燕名香、岁岁拜灵祠，栖霞路。

女曲家殊不多见，吴藻的曲作也是值得称道的。《香南雪北词》后附有散曲数套，其中《南仙吕入双调》一套最为人所传诵。这套曲是陈文述约请她写的。当时，陈文述在西泠为明代西湖三才女小青、菊香和云友修墓，遍征题咏。名媛闺秀，争相响应，极一时之盛。陈文述于是汇刻成编，题名为《兰因集》。吴藻因有此曲。同题材恰恰相称，这套曲

的风格极为韶秀哀艳。比如其中[皂罗袍]一曲：

日日画船箫鼓，问湖边艳迹，说也模糊。桃花三尺小坟孤，棠梨一树残碑古。春烟杨柳，秋风荻芦；粉痕蛱蝶，红腔鹧鸪。玉钩斜，谁把这招魂赋！

这套曲缠绵悱恻，哀感顽艳，与明末著名曲家施绍莘的《惜花》、赵庆熺的《葬花》可谓异曲同工。吴梅论清人散曲，以为吴藻的散曲“意境雅近秋舫”，又认为吴、赵散曲的作风都是继承了施绍莘《花影集》一派，此曲便可作为例证。

在清代词坛上，吴藻与赵庆熺两人齐名，词风也颇接近，皆以轻圆清新胜，尤其善用口语写真性情。或谓之“白话词”。顾宪融称赞“《香南》一集，首首可诵”，甚至认为吴词在赵词之上，他说：“同时如赵秋舫之《香销酒醒词》，名与吴并，面目亦近，实则流于剽滑，不如蕝香之犹不失规矩也。”

这么一个集美人心、名士气和英雄气于一身的奇女子，这么一个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式人物，这么一个词曲史上自名一家的旷世奇才，时至今天继往开来的时代，怎么能忍心让她埋没、冷落、沉寂下去呢！

附言：原文载本人文集《优游书蠹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版），代作本书前言时有较大的修改，题目也做了改动。

目 录

提要/ 001

上编 人生横断面·传略/ 001

下编 诗词经纬线·年谱/ 027

参考文献/ 233

上
编

人生横断面·传略



吴藻，字蘋香，自称玉岑子。又号修月子。早期室名为“花帘书屋”，人称“花帘主人”、“花帘词人”；后期室名为“香南雪北庐”，人称“香雪庐主人”。

黄燮清《国朝词综续编》卷二十四：“吴藻，字蘋香。仁和人。同邑黄某室。有《花帘词》、《香南雪北词》。”

陈文述《西泠闺咏》卷十六：“蘋香名藻，钱塘人……著有《花帘影词》。自称玉岑子。”其《画林新咏》卷三：“吴蘋香，名藻，钱塘人。”

丁申、丁丙《国朝杭郡诗三辑》卷九十七《闺秀四》：“吴藻，字蘋香。仁和人。号玉岑子。有《香南雪北庐集》。”

恽珠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卷八：“吴藻，字蘋香。浙江钱塘人。著有《花帘书屋诗词》。”（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百八十七以及《清诗纪事·列女卷》均同于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）。

陈芸《小黛轩论诗诗》卷上：“吴藻，字蘋香。钱塘人。精音律，尤善填词。归黄某，父与夫皆业贾。著《花帘词》、《香南雪北词》。”

徐乃昌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》第五集词人小传：“吴藻字蘋香。仁和人。同邑黄□室。工词翰，善鼓琴，旁及绘事。自称玉岑子。”

施淑仪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卷八：“藻字蘋香，号玉岑子。仁和人。有《花帘词》、《香南雪北庐集》。”

吴藻的挚友沈善宝说她又号修月子。沈善宝《鸿雪楼诗选初集》卷十五《立秋日叠前韵寄蘋香》其四“更烦伐桂斧，一为削歧叉”句原注：“君又号修月子。”

“花帘书屋”是她的早期室名。人称“花帘主人”、“花帘词人”。陈

文述《西泠闺咏》卷十六有《花帘书屋怀吴蕰香》诗。据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，吴藻“自颜所居曰花帘书屋”。赵庆熹《花帘词序》：“花帘主人工愁者也。”严蘅《女世说》称之为“花帘词人”。

道光十七年丁酉(1837)移家南湖后，室名曰“香南雪北庐”。人称“香雪庐主人”。《香南雪北词》自序：“丁酉移家南湖，古城野水，地多梅花，取梵夹语颜其室，曰香南雪北庐。”张应昌《烟波渔唱》卷三有一曲作，题为《丙辰初夏，集朱氏湖庄，听歌香雪庐、春山堂两主人词》。金绳武为《香南雪北庐集》所作跋识中称：“印既成，质之香雪庐主人……”

《诗经·采蘋》：“于以采蘋，南涧之滨；于以采藻，于彼行潦。”据考，吴藻名字取意于此。

浙江仁和人。一说钱塘人。初居杭州城东。

陈文述《西泠闺咏》和《西泠画咏》及其《花帘词序》、恽珠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、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、《清诗纪事·列女卷》、冒俊《林下雅音集》等均称吴藻为钱塘人。黄燮清《国朝词综续编》、《杭州府志》、雷瑨雷城《闺秀词话》、徐乃昌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》、施淑仪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等则说她是仁和人。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既说她是仁和人(13—295)；又说她是钱塘人(21—87；13—633)。

许乃穀(玉年)为葛庆曾(秋生)《横桥吟馆图》遍征名流题咏，吴藻题有《貂裘换酒》词，作“吴藻蕰香，钱塘女史”。

吴藻自订《花帘词》、《香南雪北词》以及金绳武题《香南雪北庐集》，均署“仁和吴藻蕰香”。

按：钱塘、仁和，同为杭州府治所。高阳《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》文中说，杭州府附郭两县，以市河为界，亦即是以横河为界，南为仁和，北为钱塘，横河桥桥面上如果发生命案，常会引起管辖权的争执。故杭州有句俗语：“钱塘不收，仁和不管。”厉鹗《东城杂记》：“横河，东运河之支流，西湖水灌市河，从城外过坝入焉。”

吴藻初居杭会城东，为厉鹗(樊榭)、吴锡麒(穀人)旧居所在地。魏

谦升(滋伯)为《花帘词》所作序中说:“吾杭会城之东……往时厉樊榭征君、吴穀人祭酒先后居是地……吴蕙香女士亦居城东。”

厉鹗《东城杂记》自序中说:“杭城东曰东园,先君子家焉,小子生于是,居已三十余年,凡五迁,未离斯地也。”

吴藻所居住的城东,位于菜市桥即庆春桥一带。俞樾《杭州重建庆春桥记》中说:“庆春桥,古菜市桥也,辟始之年盖不可考。然《咸淳临安志》已载有菜市桥,桥亦古矣。宋谚云:‘东门菜,西门水,南门柴,北门米。’是桥也,宋时盖在东青门之外,皆菜圃也,故东青门亦名菜市门,而桥亦以是名。”元末张士诚扩城东时把菜市河揽入城内。明代城东置庆春门,故菜市桥又名庆春桥,在庆春门内。系仁和、钱塘两县的交界地。

葛庆曾为《饮酒读骚图曲》所作跋识中称“吾杭女士吴蕙香”。

马叙伦《读书续记》卷一:“清咸同间,吾县女子吴蕙香以词名于时。小居西湖之南。词坛耆宿如魏滋伯、张仲甫,皆与之唱和。”称其为“吾县女子”,说她“小居西湖之南”。

祖籍安徽黟县。父葆真,字辅吾,一向侨居杭州经商。

《民国黟县四志》卷八《人物·才女》记载:女,吴氏,名藻,字蕙香,叶里人。父葆真,字辅吾,向在浙江杭州典业生理,遂侨于浙,故字女于钱塘县望平村许振清为妻。年十九而寡,矢志守节,才名藻于京师。记其题名妹《百咏词》一首,调寄《喝火令》,词云:

兰气吹烟细,檀心运想灵。名花倾国咏双成。定向茜纱窗底,细腻写吴绫。百种风华擅,千秋月旦评。花仙历劫下蓉城。累我低吟,吟到月高升。累我月高升处,怀想对红灯。

按:“记其题名妹《百咏词》一首”句中的“名妹”疑为“名姝”。吴藻诸集中均未见这首《喝火令》词。

光铁夫《安徽名媛诗词征略》小传的记载大致相同:吴藻,字蕙香,黟县人。葆真女,浙江钱塘许振清室。葆真向在钱塘营典业生理,故将藻字于许氏。藻年十九而寡,矢志守节。著有《花帘书屋诗词》、《香南

雪北词》。

《安徽人物大辞典》：吴藻，黟县人，字蘋香。葆真女，钱唐许振清室。十九岁而寡。工诗词。著有《读骚图曲》、《香南雪北词》、《吴藻词》、《花帘词》、《花帘书屋诗》。据《清诗纪事·列女卷》云：吴藻，字蘋香，浙江钱塘人。著有《花帘书屋诗词》。

梁绍壬同吴藻及其同人有过直接或间接交往，他在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卷二“花帘词”条中说，“蘋香父夫俱业贾”。

道光六年丙戌(1826)，吴藻的母亲尚在世。从陈文述的诗句“惜我未为东道主，知君仍奉北堂来”(见《颐道堂全集·诗外集》卷十三)可知，吴藻那年的吴门(苏州)之行，是陪伴母亲前往的。

同邑黄某室。一说钱塘许振清妻，年十九而寡。

黄燮清《国朝词综续编》最早称之为“同邑黄某室”，徐乃昌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》亦以此称之。陈芸《小黛轩论诗诗》说她“归黄某”。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亦称其“黄某室”。

据考，“黄某室”的说法，从张景祁《香雪庐词叙》“从孙黄君质文，搜兰畹之剩枝”句中亦可得以证实。《香雪庐词》由其侄孙黄质文搜集而成，据此可推知她的丈夫姓黄。

关于她的婚姻，《民国黟县四志》和《安徽名媛诗词征略》另有一种说法。据记载，“年十九而寡，矢志守节”。她的丈夫并不姓黄，而是钱塘县望平村许振清，十九岁就守寡了。至于是否再嫁？是否“中年丧夫”或离异？可惜这些都无从查考。姑存一说。

幼而好学，以文章为乐事，被称为“凤世书仙”。居常于家事外，手执一卷，兴至辄吟。少工诗。诗不多作，偶一吟咏，超妙绝尘。精音律，尤善填词。清微婉妙，慧心独出。善鼓琴、绘事。高致逸清，神情散朗，有林下风。

魏谦升《花帘词序》中说：吴蘋香女士……幼而好学，长则肆力于